

藝文系列

傳婚 奇姻

賀憐儂 / 著 · 台視文化公司出版

●列系文藝●

傳婚 奇姻

著 / 儂憐賀

版出司公化文視台

【 究 必 印 翻 • 有 所 權 版 】

婚姻傳奇

定價：95 元

發行人：石

作者：賀

永 憐 儂 貴

出版者：台 視 文 化 公 司

地址：台北市八德路三段二號十一樓A

電話：七七三一 一六六五 一五

• 函購郵政劃撥〇一四六九六六一五

排版者：台視文化公司打字組

地址：台北市敦化南路一〇二號十樓

電話：七七二〇一九一 七五二六四八〇

印刷者：康兆企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東園街六六巷一一六號二樓

電話：三〇九二〇一七 三〇九六〇三九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

局版台業字第一九二八號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初版

序

賀憐儂

我小的時候對人很好奇，喜歡親近人。所有日常生活裏接觸過的對象，從父母兄妹到巷口賣生煎包子的老張，都是我觀察的目標。凡是與我說過話，又有過幾面之緣的人，我都能夠很清楚地記下一些相處的細節。縱然有些人至今無緣再相見，那些片斷的記憶却依然完整，不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中。

隨著年齡增長，對人的好奇心心理逐漸淡去，對人性的憐憫與同情却是與日俱增。所以會有這種心境，我想，一方面是淵源於自己的個性，另一方面也多少與自己的本行所學有關。

也許是機緣巧合，也許是個性使然，我這半生中真可以說是碰上過不少奇遇；經歷過生死之痛，也看盡了人生起伏。我深深覺得，「是非成敗轉頭空；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」也許就是這份對人生的體驗，使我自認對世事的看法相當淡泊。個人覺得，人只要能夠活到老，個個都了不起，個個都不虛此生。這樣的看法說起來平淡無奇，却是我多少心路歷程凝聚而成的體會。

學的是輔導，又熱愛寫作，可想而知，我幾乎分分秒秒都在「人」的問題上打轉。看多了，聽多了，因為工作實際接觸過的個案更是多得無以計數。在課堂上，在辦公室裏，在校園的小路上，在講習會裏，曾經面對過千百張求助的面孔，每一張臉孔上都寫滿了對人生的徬徨。曾經聽到過多少無奈的故事，每一個故事的背後都充滿了辛酸與血淚。深深覺得，人生的問題，都脫離不了一個「情」字；因為有情，衍生了多少苦難。

「我很想知道，別人如果處在我的地位，他會怎麼做？」這是許多個案的疑慮。爲情所苦的人兒，是多麼希望能夠從他人的遭遇裏得到借鏡，努力自拔。

「在相同的處境下，別人也會和我一樣緊張焦慮，悶悶不樂。這樣看來，我的反應算是相當正常的了。我並沒有什麼不對。」在類似個案的比較之下，許多個案解除了孤軍奮鬥的無力感。獲得了鼓舞與重新追求自我突破的信心與勇氣。

是成長的痛苦令人難忘？是本行所學培養出的使命感？實在不忍再見徬徨的人兒求助無門，前人走過的冤枉路也沒有重蹈覆轍的必要。

「我該怎麼做，才能夠多給他們一些幫助？」多少夜深人靜的夜晚，我苦苦地思索著。爲了那些已經走出來求助的個案，也爲了那些寧願獨自吞食苦果，也不願意求人幫助的沉默者。婚姻傳奇系列小說，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下開始構思。根據統計，婚姻問題是全省諮商個案中，比例最高的一項。幾乎每一位輔導工作者，都會碰到許多在婚姻裏飽受煎熬的個案前來求助。我決定從婚姻問題上著手。我將所有的個案分門別類，情況類似的歸於一類；諸如婆媳問題是一類，姑嫂問題是一類，夫妻本身相處的問題是一類，婚外關係是一類……等等，寫成了十篇小說。這些經過整理後的小說人物與情節，不是一個人的故事，而是一群人的遭遇。他們在婚姻裏的痛苦；他們在婚姻裏的掙扎；他們對情感的態度；他們處理情感的方式；他們怎樣從失敗無助裏重新建立自己，面對人生；這些活生生的實例，是這樣的熟悉，是這樣的親切。當我在塑造他們的時候，我彷彿看到一張又一張臉孔，掛著淚珠，却不妥協的倔強表情……

「我要跟昨天的自己競賽，我要今天的我比昨天好一點，明天的我要比今天的我更好。」凌雲唯

一能夠仗恃的，就是這份求好的心。——遲來的春天——

「這是你自己的選擇，無論好壞，你都只有爲自己的選擇堅持到底了！」婚姻之所以被維持，或是被摧毀，似乎無法依靠任何知識上的理論或人生的信仰來做決定，左右這一切的無非是一股荒謬的偏執罷了。這是吳斐文的婚姻觀。——被冷香消新夢覺——

在婚姻的主題下，十篇小說在內容上自成一格，不是說理，沒有說教，只是坦誠地記錄下婚姻裏的各種面貌和一些現象，這十篇近似「報導文學」的作品，如果能夠在讀後帶給讀者們些許感動，些許鼓舞，些許啓發，些許對自我更深入的瞭解與肯定，那就是我寫作此書最大的收穫了。

婚姻傳奇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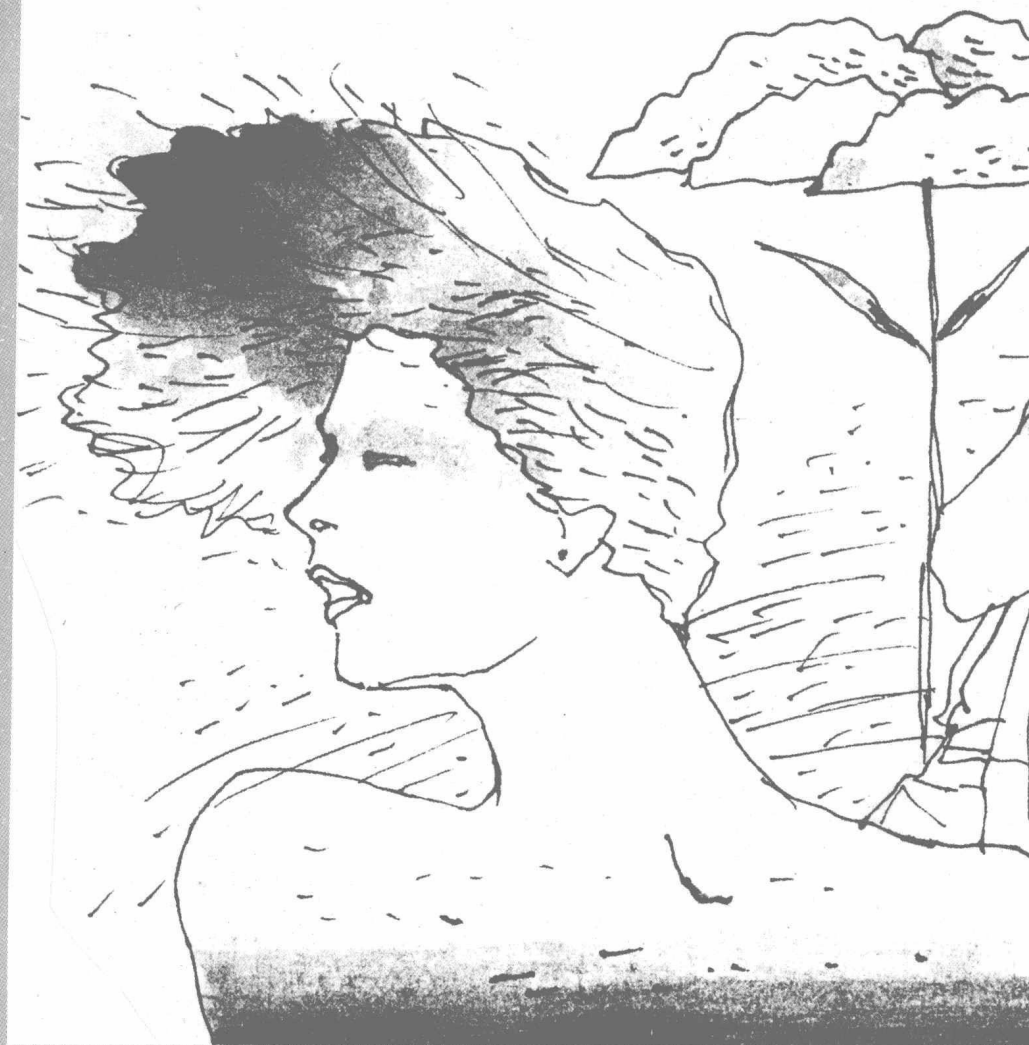
序·····	1
①被冷香消新夢覺·····	6
②傀儡家庭·····	22
③蝶戀花·····	38
④遲來的春天·····	50
⑤讓我們生個娃娃吧！·····	64
⑥一個永遠保守的秘密·····	78
⑦剪不斷理還亂·····	92
⑧新娘日記·····	106
⑨荒唐再見·····	120
⑩愛是恒久忍耐·····	137

婚姻傳奇①

被冷香消新夢覺



美秀徐 / 圖



樓上幾日春寒，簾垂四面，玉闌干慵倚，被冷香消新夢覺，不許愁人不起，清露晨洗，新桐初引，多少游春意，日高煙斂，更看今日晴來。

——李清照

又是一天了。斐文神清氣爽的從浴室出來，昨兒晚上睡了一個好覺，大器什麼時候回來的都不知道，八成又是一點半鐘兩點來鐘吧！

她輕輕地推開臥房的門，微亮的光線剛好照着裹在床單裏縮成一團的大器，他翻了個身，咕嚕了兩聲，朝裏又睡去了。床下屬於他的那一半地方，東一本西一本本地堆滿了書報雜誌，兩隻拖鞋也搬了家，一隻被踢到門邊去了，另一隻在半路上，大器的腳掌很大，拖鞋的鞋幫被撐得老大，都有點變形了，像是向她咧着嘴苦笑似的。

斐文又開始了頭一件日常功課——化妝。把乳液塗好，用眉筆把雙眼皮的輪廓勾出來，細心的塗上藍色和灰色的眼影，再打點腮紅，不到五分鐘就把一張富態的臉孔收拾得煥然一新了。「女人三十枝花，嫁個老公五十整，甘苦沒人知啦！」她對着鏡子裏的自己調侃地聳聳肩。

穿好衣服，隨手撕了張紙條，用眉筆寫上「咖啡在保溫箱裏」幾個大字，往大器的眼鏡下一塞。喲，七點啦！她趕忙收拾好出門，從教職員宿舍走到等交通車的地方，還要十幾分鐘呢！她可是八點半以前一定要趕到辦公室的。

吳斐文和劉大器結婚已經五年了，當年他們走入婚禮喜堂，曾是一件頗轟動的花邊逸聞呢！大器是名教授，在門下受業的學生何止千百。他却偏孤注一擲地對學生吳斐文情有獨鍾，鍾情到和結婚十年的原配離了婚。個中經過在閒雜人的口中稱得上是波濤汹涌，後話無窮的。斐文却是當事人心中有

數，在事過境遷的今天來看，說穿了才真是白開水一杯，乏善可陳。

她和劉大器，從戀愛到結婚，就像是天下所有的男人與女人間的戰爭一樣，只不過她倆的這場戰爭，一開始就是敵明我暗，斐文注定了要贏一場而輸全局。不過這個兵家道理。她還真是等到結了婚以後，才逐漸體會出來的。

劉大器是留英博士，回國以後，就在母校教書，並且兼了英文系主任的行政職務。斐文是系裏的學生，因為小時候唸的是教會學校，斐文的英文程度很好，很得大器的賞識，經常在課餘之暇，要斐文幫忙翻譯一些英文文稿，甚至於他自己的作品，也請了斐文幫他校對，師生關係日益密切。但是這些都不是兩人感情坐上直升機的主要因素。倆人之所以會日漸親近，終至於相互動情，程凱東才是關鍵。

凱東是斐文的鄰居，倆人從小一塊兒長大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斐文感覺到自己對凱東有一種異樣的情感在暗中發酵，而就在這個時候，凱東的態度反而顯得飄忽不定，不再是三天兩頭往家裏跑，捎來一個大饅頭，翹起二郎腿坐在客廳裏邊啃邊看電視，扯開大嗓門胡吹亂蓋的毛小子了。幾次在巷口碰見，匆匆說不上兩句話，就表示有事，拔腿開溜了。斐文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不知道這小子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。逐漸的因為自己心裏別有所思，倆人再碰面的時候，斐文的舉止竟變得矜持多了，一向兩小無猜的感情變得不倫不類，這使斐文私下難過了好久。

朋友間許多失敗的戀愛故事一一地在她的腦海裏浮現。李玲萍的男朋友從高中起開始追李玲萍，一直追到大一下才追上，倆人好了還不到半年，男的就轉移目標到別的女孩子身上了。帶給李玲萍的豈止是失戀的痛苦，更是自尊心的傷害，李玲萍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復原，還聽不得她已成過去的

男友的名字。

何蓮蒂和她的男朋友有了關係之後，何蓮蒂逢人便說她的男朋友忠厚善良，沒有捨她而去。但是她對男友的那副誠惶誠恐，察言觀色，曲意承歡的樣子，看在斐文眼裏，真是替她覺得辛苦。斐文甚至覺得，如果不是蓮蒂在用盡心力維持與男友的這段感情，她們這根感情的線，說不定早就斷了。她自己就親眼看見過蓮蒂的男友和別的女孩子手拉手走在大街上。她覺得蓮蒂好可憐，却又不便點穿，怕傷了蓮蒂的心。但是每每想起那副景象，都要忍不住嘆息一番。

這些身邊睜眼可見的例子，使她自己對與男孩子交往的信心就變得非常薄弱。她認為男人，尤其是沒有見過世面，缺乏歷練的男孩子，都是非常虛榮而幼稚的。她甚至懷疑起男人的愛情，是完全建築在虛無的自大與征服的劣根性上。他們接近一個女人，只是想點綴自己的能力與地位。說得更坦白一點，他們可以爲了征服而愛，爲了義務而愛，爲了虛榮而愛，甚至於爲了遊戲而愛！而很少是爲了愛而愛。愛情對他們來說，只是去完成許多事裏的一件事，如此而已。

這種吉光片羽式的愛情觀對於當時只有大學三年級的吳斐文來說，實在是過於複雜，她急於想從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程凱東身上證明，世界上還有一種愛情，是由相互瞭解關心的情感凝聚而成的。二十一歲的斐文感覺到自己像是泊靠在茫茫情海邊的一葉小孤舟，不知道在何時就要開始那陌生的航程。排山倒海的浪潮四面八方的向她拍擊着，把她從東推到西，從北捲到南，她想要大聲呼救，却被接二連三的浪潮花吞捲得漸漸解纜而去了。

程凱東的轉變，使得斐文把心扉緊閉。這顆在黑屋子裏盪漾的心，終於躍躍欲試的向僅有一扇窗戶探望出去。

斐文愛上了新詩，新詩裏那些糾葛綿密的感覺意象，成了她從現實世界退縮回來的庇護所。而站在黑板前的劉教授正是一名風雅名士，同時也是詩壇高手。從此師生之間，又多了一樁話題。由喬更到葉芝，由李商隱到鄭愁予，斐文驚訝地發現，比自己年長一倍的老師，胸中的丘壑竟是如此幽深曲折。她興緻勃勃的參加了校園詩社，詩社每星期日有固定聚會，劉教授擔任指導老師。

斐文現在分析起自己當時的心境，只覺得和劉大器的一種親暱關係的發生是偶然的，而必然的只是自己的心境罷了，那時的心境正是如此的渴求一種安全感的寄託。

斐文的第一次經驗是劉教授帶給她的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雖然一面覺得這些是那樣的自然，另一面却也不免爲自己當時的無知而覺得臉紅。就這樣輕易地就把貞操奉獻給一個有婦之夫，斐文覺得這在任何的思考或推算下，也許都是荒誕而冒險的，然而當時的她竟然接受了這一切。人就是這樣一種動物，看起來很會盤算，到了行動時，事前算計到的一切，又往往不起任何的指導作用。

劉教授表裏不如一的複雜與矛盾性格，那裏是二十幾歲大學還沒畢業的吳斐文所能夠深入體會的，雖然那時的斐文覺得自己已經夠大了。她能夠看穿教授的心思，十幾個同學聚在一塊兒討論新詩的時候，在課室一角靜坐抽煙的劉教授的眼光，總是有意無意地飄向她的唇角裙梢，縱然只是一閃即逝的目光，她也能夠感覺到目光裏所包含的絕不只是表面上的坦然。

斐文最記得有一次，大夥兒爲了一次新詩朗誦會，聚集在學校大禮堂裏做練習。十二月的寒天，爲了展示嫂嫂從歐洲給她帶回來的名牌絲襪，斐文却特意穿上一條毛呢的窄裙，一件鵝黃色的高領套頭毛衣，短短的頭髮隨意披散在耳際，雙頰紅冬冬的趕到大禮堂。劉教授那天注視她的眼神特別怪異，大夥兒按着次序在台上排演，從旁指導的劉教授一反常態，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到後排的角落裏坐定

之後，手裏拿着油印講義，眼睛却透過鏡片怔怔地盯着斐文，斐文人站在台上，臉上、身上、腿上，無處不感到教授眼睛裏火焰般的熱力。她覺得自己的心跳在加速。「吳斐文，劉教授看你的眼光好奇怪噢。」心底一個小聲音在悄悄地告訴她。

「不可能，電影、小說裏師生戀的故事都是虛構的。劉教授不是有太太的嗎？不要胡思亂想了吧！」心底又一個小聲音在告訴她。

「這年頭愈是年紀大的男人愈喜歡年輕女孩，說穿了，也很簡單，心裡上的補償作用嘛！還不是不服老的心理在做祟。愈是自命風流瀟灑的人愈是自命青春無限。不只男人有這種心理，女人還不是一樣？但是人怎麼能夠和時間比賽呢？所以只有在異性身上尋求補償，這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！」哥哥嫂嫂和朋友間旁敲側擊的話像閃電般在她的腦海裏晃過，斐文的心裏亂極了。只有拼命警告自己：「不要亂想，不要亂想，再亂想就是你的心理有問題。」

如果這只是斐文的空想也就罷了，事實上並不如此。就在朗誦比賽的那一天，結束了一天的賽程，大家的心情都像剛鬆弛下來的琴弦，又興奮又疲倦，却又意猶未盡，不願意馬上回家。劉教授請大家到學校對面的飲食店裏喝紅豆湯，一直到天都快黑了才分手。

斐文要去等公車，劉教授和她一路走去，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着，一直走到站牌底下，還沒有離去的意思，眼看着遠遠來了一輛公車，劉教授忽然以一種遲疑的口氣結結巴巴地問：「你看看法國片？」斐文不假思索的答道：「看呀！」劉教授道：「嗯！珍夢露你知道她吧！」斐文點點頭。

公車到站了，不是她要搭的那一路，兩人退回廊下，劉教授吁了一口氣，接着問道：「我這兒有兩張招待券，是——嗯，是朋友送給我的，你如果有興趣的話……」一邊說，一邊從口袋裏掏出兩張

摺疊整齊的四方紙塊遞過去給斐文，斐文接過去打開一看，嘩！就是那部正在映期上的文藝悲劇，口碑還不錯呢！她的心動了動，脫口而出問道：「你要送給我呀？自己不留着看嗎？」劉教授連連搖頭，嘴裏急切地說道：「我是想——，你今天晚上有沒有空呀！我們一起去看好不好？」一邊說邊把票抽回去放回口袋。在他，也許只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，看在斐文眼裏，却給她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她覺得劉教授這個動作有點小孩子氣，但又立刻禁止自己這樣想，再怎麼說，他是老師，她是學生啊！同時另一股半羞怯半好奇的念頭湧上心頭：「他爲什麼要請我看電影呢？是不是他早已看穿了我的心事？」心裏這樣想着，她的雙頰羞紅了，看在劉教授眼裏，却不禁興起一股亢奮之情。

見斐文沒有拒絕的樣子，他忍不住又追了一句：「怎麼樣？好不好呢？」斐文想了一下，毅然決然地點點頭說：「好吧！」她並不是沒有看到當她說好的時候，劉教授嘴角的一抹竊笑，但是強烈的新奇感使得她再也顧不了這許多。她只是用撒嬌的口氣補上了一句：「老師請客豈有不去的道理。」看到教授臉上有訕然的表情，她覺得自己勝利了。結果兩人風平浪靜的去看了一場電影，看完電影教授又請她去喝了杯冷飲，才盡興而歸，這就是他倆的第一次約會。

以後兩人相處的時候愈來愈多，分手各自回家的時候也愈來愈晚。斐文的父母早逝，她與兄嫂住在一塊兒，兄嫂白天都在做事，她自己因爲學校裏社團活動很多，經常很晚才回家，回到家裏兄嫂也差不多要睡覺了。平日交談的機會並不多，兄嫂也很尊重這個妹妹，總覺得妹妹已經二十好幾歲了，就是成年人了。斐文從小的獨立性又強，不大喜歡聽人數說她，他們對斐文是採取完全信任的態度，因此在根本上，斐文是個完全自由的人。她對程凱東的初戀既然繳了白卷，畢竟是年輕人，一顆心總不能空盪盪的沒有着落，劉教授恰好在這個時候闖入她的生活，對她表現出無所反顧的興趣，她也

就在「反正他是老師，不會怎麼樣」自我安慰的心理上，與劉教授保持着若即若離、非師非友、亦師亦友的關係。

而在劉教授這一方面呢？他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智性發達、感性退化的知識份子，他的太太是土生土長的英國華僑，結婚十年，有一個九歲大的兒子，劉大器回國擔任教職，住定了之後，想接太太回來，太太因為不會說國語，對在台灣定居沒有興趣，夫妻二人爲了這個問題僵持不下，分開兩地居住，劉大器一個人住在學校一棟雙人宿舍裏，過着有實無名的單身生活，一晃也有好幾年了。

剛開始劉大器還做着太太孩子回來團圓的打算，近一兩年來，習慣了單身的自由，再加上夫妻二人生活在不同的環境，一年難得通幾次音訊，更不要說見面了，感情就這樣慢慢地淡了下來。劉大器性格外向，又有文名，朋友多，宴飲酬酢也多，而緋聞逸事也總是傳之不斷。研究所學生中就有好幾位女生藉故與他親近，或傳紙條，要求討論文學問題或寫書信傾訴對他的仰慕之情，他心中不無飄飄然的感受。

在私底下劉大器有收藏女性書信的習慣，他把平素收到的信件都珍貴地放在一個小抽屜裏，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，一封封拿出來仔細欣賞，陶醉一番。幻想着自己正如書信上所說，是萬人仰慕的天才名士，長久以來，自我陶醉已經成爲他活力的來源，每當他有力不從心，老之將至的感覺時，只要一想到那些熱情的推崇之詞時，他立刻又變得精神抖擻起來了。

但是自從他與斐文交往後，他感覺到那些書信已經不能完全填補他的需要了。他需要一個年輕的、充滿朝氣的青春生命，來滋潤他愈來愈乾枯的心井，他對他目前所擁有的，都有一種不耐煩的反感，甚至於連對太太孩子，因爲分別久了，他對她們的向心力也漸漸的在減弱之中。